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八十六

明 李清 撰

南史八十六

留異

陳寶應

侯景字萬景魏懷朔鎮人少而不羈魏末北方大亂乃

事邊將爾朱榮甚見器重初學兵法於榮部將慕容超宗未幾超宗每諮問焉後以軍功

梁書曰景以私衆見榮榮甚奇之委以軍事會葛榮南逼榮自討命景先驅至河内擊葛榮大破之爲定州刺史始東魏相高歡微時與景甚相友好及歡誅爾朱氏景以衆降仍爲歡用

梁書曰景性殘酷馭軍嚴整然所得財寶皆班賜將士故咸爲之用所向多捷

稍至吏部尚書非其好也每曰當離此反故紙邪尋封

濮陽郡公

資治通鑑曰高歡與宇文泰戰敗沙苑將濟河景曰

今兹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狎難收斂不如分為

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後勝軍合力軍若敗後軍承

之歡不從以渭曲葦深欲火之景曰當生擒黑獺以

以示百姓若衆中焚死誰復信之歡即從之竟以戰

敗

歡敗於沙苑景謂歡曰宇文泰恃戰勝今必致怠請以數十勁騎至關中取之歡告妃婁氏曰彼若得泰亦將不歸得泰失景於事奚益歡乃止後為河南道大行臺位司徒又言於歡曰向恨不得泰今請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作太平寺主歡壯其言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仗任若已半體景右足短弓馬非其所常唯以智謀時歡部將高昂彭樂皆雄勇冠時唯景常輕之言似豕突爾勢何所至及將鎮河南請於勸

曰今握兵在遠姦人易生詐偽大王若賜以書請異於

他者許之每與景書別加微點雖子弟弗知及歡疾篤

梁書曰歡疾篤謂子澄曰侯景狡猾多計反覆難知

我死必不為汝用

其世子澄矯書召之景知偽

愚按高歡疾篤時見澄色憂諄諄畫制景策豈於加

點事獨不道破乃資治通鑑云景得書無點辭不至

何也歡忘之耶吾未敢信

懼禍因用王偉計乃以太清元年二月遣其行臺郎中

丁和上表求降

梁書載表曰高澄天性險忌觸類饞嫉累信見召懼讒畏戮拒而不返遂觀兵汝潁擁旆周韓舉函谷以東瑕丘以西歸誠聖朝青徐數州僅須折簡一驛走來不煩經略黃河以南臣之所掌若齊宋一平徐事燕趙

帝召羣臣議之尚書僕射謝舉等皆議納景非便武帝

不從初帝以是歲正月乙卯讀佛經於善言殿謂左右黄慧弼曰我昨夢天下太平爾識之及和至校景實以正月乙卯日定計帝由是納之封河南王大將軍使持節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高澄嗣事爲勃海王

資治通鑑曰澄遣武衛將軍元柱將數萬衆晝夜兼行襲景遇景於潁川柱等大敗景以梁師未至退保潁川

遣其將慕容紹宗圍景於常社景急乃求割魯陽長社東荆北兖請救於西魏

資治通鑑曰景恐上責之遣中兵參軍柳昕奉啓以為王旅未接死亡交急遂求援關中臣既不容於高氏豈見容於宇文但螯手解腕事不得已今以四州為餌敵資已令宇文遣人入守自豫州以東齊海以西悉臣空壓現有之地盡歸聖朝懸瓠項城徐州南兖須迎納願陛下速救境上各置重兵與臣影響不

使差互上報之曰大夫出境尚有所專況始創奇謀

將建大業理須隨以應卿誠心有本何假辭費

魏遣五城王元慶等率兵救之紹宗乃退景復請兵於

司州刺史羊鴉仁遣長史鄧鴻率兵至汝水元慶之軍

夜遁鴉仁乃據懸瓠時景將蔡道遵北歸言景有悔過

志高澄信之乃以書喻景若還許以豫州刺史終其身

所部文武更不追攝闔門無恙并還寵妻愛子景報書

不從

梁書載景書曰僕鄉曲布衣出身為國綿歷二紀富貴當年今北面相抗何哉實以妻子在宅無事見圍專欲屠剪損軀非義身名並滅故耳尊王在昔見與比肩共獎帝室雖形勢參差寒暑小異丞相司徒鴈行而已福祿官榮自是天爵勞而後授理不相干欲求吞炭何其謬也魏德雖衰天命未改祈恩私第何足關言今梁道雍熙招攜以禮被我獸文麾之好爵吳楚剽勁帶甲千群吳兵冀馬控弦十萬兼僕所部義

勇如林此而為弱孰足為强書稱士馬精新尅日齊
舉指期盪滅徒知北方之力爭未識西南之合從彼
既嗤僕愚迷此亦笑君痴昧今已引二邦揚旌北討
態豸齊奮克復中原荆襄廣額已屬闕右項誠懸瓠
亦奉南朝幸自取之何勞恩賜復尋來書云僕妻子
悉拘司寇當是見疑褊心未識大趣昔王陵附漢母
在不歸太上因楚乞羹自若列伊妻子而可介意脫
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徒復抗我家累在

君何聞僕也昔與盟主事等琴瑟讒人間之翻為仇敵撫弦搦矢不覺傷懷裂帛還書知何能述

澄知景無歸志

三國典畧曰澄欲間景於梁與景書而謬其辭云本使景佯叛欲與圖西魏西人知之故景更圖南瀚其書於梁梁人亦不信也

乃遣軍相繼討景帝聞鴉仁已據懸瓠遂命羣師指授方畧大舉攻東魏以貞陽侯淵明為都督淵明軍大敗

見俘紹宗攻潼川刺史郭鳳棄城走景乃遣其行臺左丞王偉左民郎民王則詣闕獻策請元氏子弟立為魏王

資治通鑑載偉等言曰鄴中文武合謀召臣共討高澄事泄澄幽元善見於金墉殺諸元六十餘人河北物情俱念其主請元氏一人以從民望則君有繼絶之名臣有立功之望河之南北為聖朝郛郜國之男女為大梁臣妾

詔遣太子舍人　貞為咸陽王須渡江許即位以乘輿
之副資給之高澄又遣慕容紹宗進景景退保渦陽
三國典畧曰景與段韶夾渦而軍韶潛於上風縱火
景衆騎入水出而却走火不復燃
使謂紹宗曰欲送客邪將定雌雄邪紹宗曰將決戰遂
順風以陣景閉壘頃之乃出紹宗曰景多詭好乘人背
使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皆被短甲短刀但低視斫
人脛馬足遂敗紹宗軍裨將斛律光尤之紹宗曰吾戰

多矣未見此賊之難爾其當之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渡渦水既又爲景敗

資治通鑑曰光與張恃顯陣於水北光輕騎射之景臨渦水謂光曰汝求勲而來我懼死而去我汝之父友何爲射我汝豈自解不度水南必紹宗教汝光無以應景使其徒田遷射光司洞胸光易馬隱樹又中之退入於軍景擒恃顯既而捨之光走入譙城紹宗謂曰定何如也相持連月景食盡誑其衆謂家口

並見殺衆皆信之紹宗遥謂曰爾等並完乃被髮向北斗誓之景士卒並北人不樂南渡其將暴顯等各率所部降紹宗景軍潰散喪甲士四萬人馬四千疋輜重萬餘兩乃與腹心數騎自硤石濟淮稍收騎卒得馬步八百人南過小城城人登陴詬之曰跛脚奴何為景怒破城殺言者而去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景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既莫適所歸馬頭戍主劉神茂為韋黯不容因是踣馬乃馳謂景曰壽陽去

此不遠城池險固韋黯是監州耳王若次近郊彼必郊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後徐啓以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也及至黯授甲登陴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對曰黯儒而寡智可說下也乃遣豫州司馬徐思玉夜入說之黯乃開門納景景執黯數之將斬黯久乃見釋乃遣於子悅馳以敗聞自求貶削優詔不許復求資給即授南豫州刺史本官如故帝以景兵新破未忍移易故以鄱陽王範為合州刺史即鎮

合肥魏人攻懸瓠糧少羊鴉仁去懸瓠歸義陽魏人入懸瓠更求和親帝召公卿謀之張綰朱异咸請許之景聞未信乃偽作鄴人書求以貞陽侯淵明易景帝將許之舍人傅岐曰侯景以窮歸義棄之不祥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受縶謝舉朱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力耳帝從之復書曰貞陽旦至侯景夕反景謂左右曰我知吴兒老公薄心腸又請娶於王謝帝曰王謝門高非偶可訪朱异以下景恚曰會將吴兒女配奴王偉曰今坐聽

亦死舉大事亦死王圖之於是遂懷反計屬城居人悉
占募為軍士輒停責市估及田租民間子女悉配將士
又啓求錦萬疋為軍人袍中領軍朱异議御府錦署止
充頒賞不容供邊用請送青布給之又以臺所給仗多
不能精啓請東冶鍛工欲更營造敕並給之初景自渦
陽敗歸後多所徵求朝廷含弘未嘗拒絕是時貞陽侯
淵明遣使還梁述東魏請追前好許放還帝覽之流涕
乃報淵明啓當別遣行人帝亦欲息兵乃與魏和通景

聞之懼馳啓固諫

資治通鑑載啓曰高氏心懷鴆毒怨盈北土人願天從歡身殞越子澄嗣惡討滅待時所以昧此一勝者蓋天蕩澄心以盈凶毒耳澄苟行合天心腹心無疾又何亟亟奉璧求和豈不以秦兵扼其喉胡騎迫其背故甘辭厚幣取安大國臣聞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何惜高澄一豎以棄億兆之心竊謂北魏安彊莫過天監之始鍾離之役匹馬不歸當其彊也陛下尚伐

而取之及其弱也反慮而和之舍已成之功縱將死之
鹵使其假命強梁以遺後世非直愚臣扼腕實亦
志士痛心昔伍員奔吳楚邦卒滅陳平去項劉氏用
興臣雖才劣古人心同往事識知高澄忌賈在翟惡
會居秦求盟請和冀除其患若臣死有益萬殞難辭
惟恐千載有穢良吏及遣使弔澄景又啓曰臣與高
氏釁隙已深仰憑威靈冀雪仇恥今陛下復與高氏
連和使臣何地自處乞申後戰宣暢皇威上報之曰

朕與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納敗而相棄令高氏有使求和朕亦更思偃武進退之宜國有常制公宜清靜自居景又啓曰臣今蓄粮聚衆秣馬潛戈指日計期克清趙魏不顧軍出無名故以陛下為主耳今陛下棄臣遐外南北復通將恐微臣之身不免高氏之手上又報之曰朕為萬乘主豈可失信一物想公深得此心不勞再啓也　愚按貞陽侯淵明易侯景事通鑑載於此數啓後宜從通鑑

帝不從爾後表疏跋扈言辭不遜又聞遣伏挺徐陵使魏不知所為元貞知景異志屢啓還朝景謂曰將定江南何不少忍貞益懼奔還建鄴具以事聞

通鑑曰上以貞為始興內史亦不問景

景又招司州刺史羊鴉仁同逆鴉仁錄送其使時鄱陽王範鎮合肥及鴉仁俱累啓稱景有異志朱异曰侯景數百叛虜何能為抑並役不奏聞景姦謀益果乃上言曰高澄狡猾寧可全信陛下納其詭語求與連和臣亦

竊笑臣行年四十有六未聞江左有佞邪之臣一旦入
朝乃致疑譺寧堪粉骨投命讎門請乞江西一境受臣
控督如其不許即領甲臨江上向閩越非朝朝廷自恥
亦三公旰食帝使朱异宣荅景使曰譬如貧家畜十客
尚能得意朕惟有一客致有忿言亦朕失也景又知臨
賀王正德怨望朝廷密令要結正德許為内應二年八
月景遂發兵反於豫州城内集其將帥登壇歃血是日
地大震於是以誅中領軍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左率

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為辭且言姦臣亂政請帶甲入朝先攻馬頭木柵執太守劉神茂戍主曹琝等帝聞之笑曰是何能為吾折箠笞之耳乃敕斬景者不問南北人同賞封二十戶兼一州刺史其人係主帥欲還北亦須州者賞絹布二萬以禮發遣於是詔合州刺史鄱陽王範為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為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禮為西道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裴之高為東道都督同討景景濟自歷陽又令侍中開府儀同

三司邵陵王綸持節董督衆軍景聞之謀於王偉偉曰莫若直掩揚都臨賀反其内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聞拙速不聞工遲今便須進路不然邵陵及人九月景發壽春聲云游獵人不覺也留偽中軍大都督王貴顯守壽春出軍偽向合肥遂襲譙州助防董紹先降之執刺史豐城侯泰帝聞之遣太子家令王質率兵三千巡江遏防景進攻歷陽太守莊鐵鐵遣弟均夜斫景營戰没鐵母愛其子勸鐵降景拜其母鐵乃勸景曰急

則應機緩則致禍

資治通鑑載鐵言曰國家承平年久人不習戰聞王舉兵内外震駭宜乘此際速趨建康可立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爲備内外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雖精甲百萬其何能濟

景乃使鐵爲導是時鎮戍相次啓聞朱异尚曰景必無渡江志蕭正德先遣大舟數十艘偽載荻實擬濟景景至江將渡慮王質爲梗俄質敕追爲丹陽尹無故自退

景聞未信密遣覘之謂使曰賀若退折江東樹枝為驗覘人如言而反景大喜曰吾事辦矣乃自采石濟江馬數百匹兵八千人都下弗覺景即分襲姑孰執淮南太守文成侯寧遂至慈湖南津校尉江子一奔還建鄴皇太子見事急入啟帝曰請以事垂付願不勞聖心帝曰此自汝事何更問為太子仍停中書省指授內外擾亂相劫不復通詔以揚州刺史宣城王大器為都督內外諸軍事都官尚書羊侃為軍師將軍副之遣南浦侯持

守東府城西豐公大春守石頭輕車長史謝禧始興太
守元貞守白下既而景至朱雀航遣徐思玉入啓乞帶
甲入朝除君側之惡請遣了事舍人出相領解實欲覘
城中虛實帝遣中書舍人賀季主書郭寶亮隨思玉勞
景於板橋景北面受敕季曰今日之舉何以為名景曰
欲為帝耳王偉進曰朱异徐驎諂黷亂政欲除姦臣耳
景既出惡言留季不遣寶亮還宮先是大同中童謡曰
青絲白馬壽陽來景渦陽之敗求錦朝廷給以青布及

是皆用為袍采色尚青景乘白馬青絲為轡欲以應謠
蕭正德屯丹陽郡至是率所部與景合建康令庾信率
兵千餘人屯航北及景至徹航始除一舶見賊軍皆著
鐵面
資治通鑑曰信方食甘蔗有飛矢中門柱信手甘蔗
應弦而落
遂棄軍走南塘游軍復閉航度景太子以所乘馬以授
王質配精兵三千使援庾信質至領軍府與賊遇未陣

便奔景乘勝至闕下西豐公大春棄石頭城走景遣其儀同於子悅據之謝禧元貞亦棄白下城走景遣百道攻城

資治通鑑曰鳴鼓吹脣喧聲震地

縱火焚大司馬東西華諸門城中倉卒未有備乃鑿門樓下水沃火久方滅

三國典畧曰景焚大司馬門後閤舍人高善寶以私金千兩賞戰士直閤將軍宗思領將士數十人出城

洒水久之火滅
賊又斫東掖門將入羊侃鑿門扇刺殺數人賊乃退又
登東宮墻射城內至夜簡文募人出焚東宮臺殿遂盡
所聚圖籍數百厨一皆灰燼先是簡文夢有人畫作秦
始皇云此人復焚書至是驗景又火城西馬廐士林館
太府寺明日景又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擲以石並皆
碎破賊又作尖頂木驢狀似楷石不能破乃作雉尾炬
灌以膏蠟叢擲焚之賊攻既不克士卒死者甚多乃止

攻築長圍絕內外又啓求誅朱异陸驗徐驎周石珍等城內亦射賞格出外有能斬景首授以景位并錢一億萬布絹各萬疋女樂二部莊鐵慮累不克乃奔歷陽紿言景已為臺軍梟首國家使我歸鎮景城守郭駱懼棄城走壽陽鐵得入城遂奉其母奔尋陽十一月景立蕭正德為帝位即偽位居儀賢堂改年正平識者以為正德卒當平殄也景自為相國天柱將軍又攻東府城設百尺樓車鈎城堞盡落城陷景使其儀同盧暉略率數

十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城内文武裸身而出交兵殺之死者三千餘人南浦侯推是日遇害

資治通鑑曰景載其屍聚於杜姥宅遥語城中人曰若不早降當如此

景使正德子見理及矌略守東府城初景至都便唱云帝已晏駕雖城中亦以為然簡文慮人情有變乃請駕巡城帝將登城陸驗諫曰陛下為萬乘之重豈可輕脱因泣下帝深感其言乃幸大司馬門城上聞蹕聲皷譟

軍人莫不屑涕士民乃安景曰於城東西各起土山臨城城内亦作兩山應之簡文以下皆親畚鍤初景至便望克定建鄴號令甚明不犯士民既攻不下人心離沮又恐援軍總集衆必潰散乃縱兵殺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家恣意裒剝子女妻妾悉入軍營又募北人先為奴者並令自拔賞以不次朱异家黥奴乃與其儕踰城投賊景以為儀同使至闕下以誘城内乘馬披錦袍詬曰朱异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為儀同

於是奴僮競出盡皆得志

資治通鑑曰朱异遺景書為陳禍福景報書并告城中士民以為梁自近歲以來權幸用事割剝齊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試觀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寮姬妾百室僕從數千不耕不織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何得之僕所以趨赴闕廷指誅權佞非傾社稷今城中望四方入援僕觀王侯諸將志在全身誰能竭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長

江天險二曹所嘆吾一葦航之日明氣淨幸各三思自求元吉景又表東魏主曰臣進取壽春暫欲停憩而蕭衍識此運終自辟寶位臣軍未入其國已投同泰捨身去月二十九日已届建康江海未蘇干戈暫止永言故鄉人馬同戀尋當整轡以奉聖顏臣之母弟久謂屠滅近奉明敕始承猶在斯乃陛下寛仁大將軍恩念臣之弱劣如何仰報今輙齎啓迎母弟妻兒伏願聖慈特賜裁放顧愚按景南北兩啓必皆王

偉代草子故備錄之以著其譎云

景食石頭常平倉既盡便掠居民爾後米一升值七八萬錢人相食有食其子者又築土山不限貴賤晝夜不息亂加毆捶疲羸者殺以填山哭聲動天地百姓不敢藏隱並出從之旬日間衆至數萬景儀同范桃棒密貪重賞求以甲士二千人來降以景首應購遣文德主帥前白馬游軍主陳昕夜踰城入密啓言狀簡文以啓帝帝大悅使報桃棒事定許封河南王鑴銀券與之簡文

恐其詐猶豫不决帝怒曰恐降常理何忽致疑朱异傳
岐同請納之
資治通鑑載二人言曰桃棒降必非謬桃棒既降賊
景必驚乘此擊之可大破也
簡文曰吾堅城自守所望外援外援若至賊豈足平若
開門納桃棒桃棒之意尚難知一旦傾危悔無及矣桃
棒又曰今止將所領五百餘人若至城門自皆脫甲乞
朝廷賜容事濟時保擒侯景簡文見其言愈疑之朱异

以手搥胷曰今年社稷去矣俄桃棒軍人魯伯和告景並烹之

愚按桃棒不遠之復宜與陳昕俱以節義所以改昕不改桃棒猶以宻貪重賞見利非見義故也

至是邵陵王綸率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永安侯確南安鄉侯駿前譙州刺史趙伯超武州刺史蕭弄璋步兵校尉尹思合等馬步二萬發自京口直據鍾山景黨大駭咸欲逃散分遣萬餘人拒戰綸大破之於愛敬寺

下景初聞綸至懼形於色及敗軍還尤言其善愈恐命具舟石頭將北濟任約曰去鄉萬里走欲何之戰若不捷君臣同死草間乞活約所不爲景乃留宋子仙守壁自將銳卒拒綸陣於覆舟山北與綸相持會暮景退還南安侯駿率數十騎挑之景回軍駭退時趙伯超陣於玄武湖北見駿退亦率軍走衆軍潰亂遂敗績綸奔京口是日鄱陽世子嗣裴之高至後渚結營蔡洲景分軍屯南岸

資治通鑑曰景悉驅居民於水北焚其廬舍大街居民掃地頓盡

十二月景造諸攻具及飛樓橦車登城車鉤堞車階道車火車並高數丈車至二十輪陳于闕前百道攻城以火焚城東南隅大樓因火勢攻城

資治通鑑曰材官吳景有巧思於城內搆地為樓火纔滅新樓即立賊以為神

城上亦擲雉尾炬悉火其攻具賊乃退是時景土山成

城內亦築土山戍太子宣城王以下皆親負土執畚鍤以太府卿韋黯守西土山左衛將軍柳津守東土山山起芙蓉層樓高四大錦以錦罽捍以烏塗山峯相近募敢死士厚衣袍鎧名曰僧勝客配二山交䂍以戰鼓呌沸騰昏旦不息土山攻戰旣苦人不堪命柳津命作地道以取其土外山崩壓賊且盡賊又作蝦蟇車運土石填塹戰士升之樓車四面並至城內飛石碎其車賊死積於城下

資治通鑑又曰於城内作飛橋懸罩二十山上景衆見飛橋迥出崩騰而走

賊又掘城東南角城内作迂城形如却月以捍之賊乃退棄土山不復修自焚其攻具材官將軍宋嶷降賊因為立計引玄武湖水灌臺城闕前御街並為洪波矣又火南岸居民營寺莫不咸盡司州刺史柳仲禮衡州刺史韋粲南陵太守陳文徹宣猛將軍李孝欽等皆來援鄱陽世子嗣裴之高又濟江柳仲禮營朱雀航南陽裴

之高營南苑韋粲營青塘陳文徹李欽屯丹陽郡鄱陽世子嗣營小航南並緣淮造柵及旦景方覺乃登禪靈寺門樓望見之韋粲營壘未合度兵擊之粲敗景斬粲首狗城下柳仲禮聞粲敗不遑貫甲與數十人赴之遇賊斬首數百投水死者千餘人仲禮深入馬陷泥亦被重創自是賊不敢濟岸

資治通鑑曰仲禮亦氣衰不敢復言戰

邵陵王綸又與臨城公大連等自東道集於南岸荊州

刺史湘東王繹遣世子方等兼司馬吳曄天門太守樊
文皎赴援營於洲子岸前高州刺史李遷仕前司州刺
史羊鴉仁又率兵繼至既而鄱陽王世子嗣永安侯確
羊鴉仁李遷仕樊文皎率衆渡淮攻破賊東府城前柵
遂營於青溪水東景遣其儀同宋子仙緣水西立柵相
拒景食稍盡人相食者十五六初援兵至北岸衆號百
萬士民扶老攜幼以候王師纔過淮便競剝掠徵責金
銀列營而立至相疑貳邵陵王綸柳仲礼甚於讎敵臨

城公大連永安侯確適於水火咸無戰心賊黨有欲自拔者聞之咸止

魏書島夷傳曰衍每募人出戰初或暫勝後必奔敗景每宣言城中非無菜但無醬耳以戲侮之賊之始至城中纔得固守平蕩之事期望援軍既而中外斷絶有羊車兒獻計作紙鴉繫以長繩藏敕於中簡文出太極殿前因此西北風放之以冀書達羣賊駭之謂是厭勝之術又射下之其危急如此

資治通鑑曰援軍募人能入城送啓者鄱陽世子嗣左右李朗請先受鞭詐為得罪叛投賊因得入城城中方知援兵四集舉城歡譟上以朗為直閤將軍賜金遣之朗緣鍾山後宵行晝伏積日乃達

是時城中圍逼既久膳味頓絶簡文上廚僅有一肉之膳軍士煑弩熏鼠捕雀食之殿堂舊多鴿羣聚至是殲焉初宮門之閉公卿以食為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四十萬斛收諸府藏錢帛五十億萬並聚德陽堂魚鹽

樵採所取盖寡至是乃懐尚書省爲薪撤薦剉䖍馬盡又食餅焉御乾露厨有乾苔味酸鹹分給戰士軍人屠馬于殿省間雜之雞以入肉食者必病賊又置毒水竇於是稍行腫滿之疾城中疫死大半

魏書島夷傳曰軍人共於德陽殿前立市屠一牛得絹三千疋賣一犬得錢二十萬雀鼠皆盡死者相枕初有盜取其池魚者行猶大怒敕付廷尉既宿宿昔俱盡

初景未渡江魏人遺檄極言景反覆猜忍又言帝飾智
驚愚將為景欺
魏書通鑑載杜弼檄曰我皇魏之垂統也駕雲車而
自北策龍御以圖南方志所不傳荒經所不綴莫不
繩谷鈞山依風托水惟彼吳越獨阻聲教偽主蕭衍
矯情飾詐事非一緒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
謬治清靜至乃大興寺塔廣善臺堂昭陽倒景垂珠
御璧崢嶸刻削千門萬户鞭撻疲民盡其筋骨延褱運

石悲歌掩逮死而可折甘同仡仙知淺謀踈曾不自揆還桐柏之流翻為巳害子亡齊之脣忽為戎首至於廢捐罷嫡崇樹愚子疾視扼腕二紀於茲所幸元首懷舞戚之風上宰薄兵車之會遂解縶南冠喻以好睦舟車遵溯川陸光華反肉還童不待羊陸雖嘉謀長算爰自我始罷戰息民彼獲其利侯景負恩棄德身為亂階委慈母如脫屣棄少弟如遺土羣子陸陸妻妾咸行菽姜兒夾言蔑伯春宛轉比之梟獍異

類同醜及遠托闕隴委命寇逆竇炬定君臣之分黑獺結兄弟之親授以名器救其重圍俄而背德親尋干戈釁惡禍盈側首無托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遇之地甘辭卑禮詭言浮說叛豎救命豈將擇音偽朝大小幸災忘義逐雀去草曾不是圖竊賚叛邑椒蘭比好人而無禮其能國乎蓋物無定才事無定勢是以吳侵齊境遂得句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況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舍舟徼利

是以援枹秉麾之將拔距超石之士含怒作色如赴私仇鋒刃暫交土崩瓦解掬指舟中矜甲載下同宗異姓縲紲相望曲直既殊强弱不等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阱既識往難逮猶將來可追若景位班三事邑啓萬家揣身量分久當知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夫豈徒然意亦可見彼乃授以利器誨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姦時堪乘便今見南風不競天亡有徵老賊姦謀將復作矣然推堅强者難爲力推

枯朽者易為功計景雖非孫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陣曾習軍旅豈同剽輕之師不北危脆之衆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為勢有餘終恐尾大於身腫粗於股倔强不幸狼戾雖馴呼之則反速而釁小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望廷尉不肯為臣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橫使江淮士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夭折露霧且偽主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年既老矣耄又及之災異

降於上怨讟興於下恃險躁風俗任輕薄子孫朋黨
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釁起腹心强弩衛城
長戈指闕徒探雀鷇無救府藏之虛空請熊蹯詎延
晷刻之命外崩中潰令實其時鷸蚌相持我乘其敝
當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生建鄴之宫麋鹿遊姑
蘓之館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歸欵軍門委命下吏
當授客卿之秩特加驃騎之號凡百君子勉求多福　愚
按魏書所載與通鑑前後差異今合摘之如此

至是禍敗之狀皆如所陳南人咸以為識時景軍亦飢不能復戰東城有積粟其路為援軍所斷且聞湘東王下荆州兵彭城劉邈說景曰大軍頓兵已久攻城不拔今衆軍雲集未易可破如聞軍糧不支一月運漕路絶野無所掠嬰兒掌上信在于今未若乞和全師而反景乃與王偉計

資治通鑑載偉言曰今臺城不可猝拔吾軍乏食且僞請和以緩其勢東城之米足支一年因求和之際

運米入石頭然後伺懈擊之一舉可取也
遣任約至城北拜表偽降以河南自效帝曰吾有死而已寧有是議且賊凶逆多詐此言何可信既而城中日蹙簡文乃請於帝曰侯景圍逼既無勤王之師今欲許和更思後計帝大怒曰和不如死簡文曰城下之盟乃是深恥白刃交前流矢不顧帝遲回久之曰爾自圖之無令取笑千載乃聽之景請割江右四州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解圍濟江乃許遣其議同於子悅左

丞王偉入城為質中領軍傅岐議以宣城嫡嗣有輕言
者劍之乃請石城公大款出送詔許之遂設壇西華門
外遣尚書僕射王克兼侍中上甲鄉侯韶兼散騎常侍
蕭瑳與於子悅王偉等登壇共盟右衛將軍柳津出西
華門下景出其柵門與津遙對刑牲歃血南兗州刺史
南康嗣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
子彧率眾三萬至馬卬洲景慮北軍自白下而上斷其
江路請悉勒聚南岸敕遣北軍並進江潭苑景又啓稱

永安侯確趙威方頻隔柵詬臣云天子自與爾盟我終當逐汝乞召入城即進發敕並名之景遂運東城米於石頭食乃足又啓云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春鍾離無處安足借廣陵譙州須征得壽春鍾離即以奉還朝廷

資治通鑑曰景又言授軍既在南岸須於京口渡江

太子並答許之

時荊州刺史湘東王繹師于武城河東王譽次巴陵前信州刺史桂陽王慥頓江津並未之進既有敕班師繹

欲旋中記室參軍蕭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令若放兵未及渡江童子能斬之必不為也大王以十萬之師未見賊而退若何繹不悦賁骨鯁士每恨繹不入援嘗與繹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繹深為憾遂因事害之

遇按梁有數蕭賁其一以告南康王會理圖侯景為景先封後殺者又其一齊竟陵王子良孫為繹法曹參軍以譏刺繹所作檄餓死獄中者疑兩參軍即一

人記事或訛耳

景既知援軍號令不一終無勤王之效又聞城中死疾轉多當有應之既却外兵又得城東米王偉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背叛圍守宮闕已盈十旬逼辱妃主陵穢宗廟今日持此何處容身願且觀變景然之乃表陳武帝十失

梁書載景啓曰陛下往因世季光宅江表劬勞治道享年長久人主基業莫之與京然名與實爽請一二

陳之陛下與高氏通和年踰一紀必將分災恤患寧可納臣一介之使貪臣汝潁之地便絶好河北擲置高澄揚兵擊鼓侵彭宋夫敵國相伐聞喪則止匹夫之交托孤寄命豈有萬乘之主見利忘義其失一也臣與高澄有仇歸身有道陛下授以上將任以專征方欲挂旆嵩華懸旌冀趙而陛下欲分其功不能賜任使臣擊河北欲自舉徐方遣庸懦貞陽裁見旌鼓鳥散魚潰使臣狼狽失據妻子為戮陛下寘負臣之

深其失二也臣作牧壽州方欲收合餘燼厲甲侯戰
雪渦陽之恥陛下喪其精魂無得守氣便信貞陽孺
啓復求通和臣頻陳執疑閉不從童子猶羞翻復況
在人君二三其德其失三也畏懦逗留軍有常法貞
陽精甲數萬器械山積不能拒敵身受囚執以帝之
猶子而面縛敵廷宜絕其屬籍以釁征鼓乃俸彼苟
存欲以微臣規相貿易人君之法當如是哉其失四
也懸瓠大藩右稱汝潁羊鴉仁無故棄之曾無嫌責

使還居北司鴉仁棄之不為罪臣得之不為功其失五也臣渦陽退衂非戰之罪寔陛下君臣見誤乃還壽春茲奉彌謹鴉仁自知棄州內懷慙懼啓臣欲反陛下曾無辨究默而信納豈有坐人莫大之罪而可並肩事主者其失六也趙伯超拔自無能任居方伯朱异之徒積受金貝遂比胡趙為關張誣掩天聽韓山之役女妓自隨裁聞敵鼓與妾俱逝不獨貞陽論罪應誅還處州任伯超無罪臣功何論賞罰無章失

七也臣任壽陽戍裴之悌等憚臣檢制無故逋歸又
啓臣欲反陛下不責其違命離局反受浸潤處臣如
此使何地自安其八也臣歸身有道罄竭忠規而每
有陳奏恒被抑遏朱异專斷軍旅周石珍摠尸兵伏
伏陸驗徐驎典司谷帛皆明言求貨非令不行臣撫
賄於中恒被抑折其失九也鄱陽鎮合肥以藩枝每
相祇敬乃或聲言臣反或啓臣纖介招攜當須以禮
忠烈何以堪此其失十也昔韓信雄傑亡項霸劉末

為女子所烹方悔蒯通之說臣每覽書傳心竊笑之豈容遵彼覆車以快陛下佞臣之手是以興甲晉陽直濟長江臣枉直而指藏否誅君側惡人清國朝紀政然後還守藩服以保忠節　資治通鑑所載又不同有曰陛下崇虛飾姦惡聞實錄以妖怪為嘉禎以天譴為無咎敷演六蓺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以鐵為貨使輕重無當公孫之制也爛羊鑄印朝章鄙雜更始趙倫之化也豫章以所天為血仇邵陵以父存

而冠布石虎之風也修建浮圖百度糜費使四民飢餧姚興之代也又言建康宮室崇侈陛下惟與主書參斷萬機政以賄成諸奄豪盛衆僧殷實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吐言止於輕薄賦課不出桑出邵陵所在殘破湘東羣下貪縱南康之屬皆如沐猴而冠親為孫侄位則藩屏臣至百日誰肯勤王此而靈長未之有也昔鬻拳兵諫王卒改善伏願小懲大戒放纔納忠使臣無再舉之憂陛下無嬰城之辱

三年三月丙辰朔城内設壇於太極殿前使兼太宰尚書僕射王克等告天增神祇以景違盟舉烽鼓譟初城圍日男女十萬貫甲一萬至是疾疫且盡守埤者止二三千人並悉羸懦横屍滿路無人理瘞

魏魏書島夷傳曰死者相繼無復板木乃刹柱為柩臭氣熏數里爛汁滿溝洫

資治通鑑曰高祖之末建康士民服食器用爭尚豪華糧無半年之儲常資四方委輸自景作亂道路斷

絕數月之間人至相食猶下免餓死存者百無二三
於是羊鴉仁柳仲禮鄱陽世子嗣進軍東府城北柵壘
未立爲景將宋子仙所敗送首闕下景又遣子於悅乞
和城内遣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景無去意浚因責之
景大怒即決石闕前水百道攻城晝夜不息丁卯邵陵
王世子子堅帳内白雲朗董勛華於城西北納賊五鼓
賊四面飛梯衆悉上永安侯確與其兄堅力戰不能却
乃還見文德殿言狀須臾景先使王偉儀同陳慶入殿

陳謝曰臣既與高氏有隙歸投陛下每啓皆不獲達所以入朝而姦佞懼誅深見推拒連兵多日罪合萬誅帝曰景今何在可召來景入朝以甲士五五人自衛帶劒升殿拜訖帝神色不變使引向三公榻坐謂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為勞景默然又問卿何州人來而至此妻子猶在北耶不對其從者任約代對曰臣妻子皆為高澄所屠惟以一身歸陛下又問初渡江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內莫非己有帝

俛首不言景岀謂其廟公王僧貴曰吾常據鞍對敵矢
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懾豈
非天威難犯吾不可再見岀見簡文於永福省簡文坐
與相見亦無懼色初簡文寒夕詩云雪花無有蔕冰鏡
不安臺又詠月云飛輪了無轍明鏡不安臺後人以為
詩讖謂無蔕者是無帝不安臺者臺城不安輪無轍者
以邵陵名綸空有赴援名也既而景屯兵西州使偽儀
同陳慶以甲防太極殿悉鹵掠乘輿服玩後宮嬪妾收

主候朝士送永福省撤二官侍衛使王偉守武德殿於子悅屯太極東堂矯詔大赦自以為都督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其侍中使持節大丞相王如故先是城中積屍不暇理瘞又有已死未斂或將死未絶景悉令聚焚之臭聞十餘里尚書外兵郎鮑正疾篤賊曳出焚之宛轉火中久方絶景又矯詔征鎮牧守各復本位諸軍並散降蕭正德為侍中大司馬百官皆復職帝雖外迹不屈意猶忿憤景欲以宋子仙為司空帝曰調和陰陽

豈在此物景又請以文德主帥鄧仲爲城門校尉帝曰不置此官簡文重入奏帝怒曰誰令汝來景聞亦不敢逼甚憚之後每徵求多不稱旨御膳亦被裁抑遂懷憂憤五月感疾餧崩於文德殿景秘不發喪權殯昭陽殿自外文武咸莫知二十餘日方升梓宮於太極前殿

予論曰世皆言梁武納侯景爲失策而吾獨謂未盡失不記魏明元與宋武交聘而一聞武殂即追執使者親率兵取河南乎梁武背東魏和以納景降亦祖

而家背米故事耳獨惜梁武不能自將且不能將將夫所謂將將必其將知深勇沈能先制景兼制東魏彼梁武猶子貞陽侯淵明一紈袴子耳昔梁用臨川王宏禦寇而畏魏如虎貽誚蕭娘若昏醉如淵明是再見蕭娘也況又佐以善遁趙伯超為呂媪續其敗而得以此然則當日誰然惟羊祝耳夫侃去魏歸梁與景志殊而迹同在北則雄名固為景所慴在南則赤心亦為景所欽且它日居圍城中猶能出奇無方

使景屢攻屢摧侃亡期城破寧有長於防城而短於禦敵者若梁武不將淵明將侃則景必垂頭弭耳惟所指揮制景乃制東魏況東魏所恃者一慕容紹宗耳侃景合力而紹宗孤智若紹宗破則北土震矣且是時大將軍高宗悖甚詈主毆君無人臣禮若梁武檄數澄罪謂吾不背歡澄詐曰無名是時也因景所納東魏土之半長驅入鄴君臣並俘奏凱南還燕趙服而關隴搖矣然後待宇文黑獺死徐吞西魏為一

家使後世誦大一統者不言隨文自北并南而言梁武自南并北詎不為江左吐氣故吾謂梁武納景非失策而不將侃以將淵明為失策也何以知之則又於淵明敗後侃結陳徐還知之惜也僅用以救敗而不用以制勝

迎簡文即位及葬修陵使衛士以大釘於要地釘之欲令後世絕滅矯詔赦北人為奴婢者冀收其力用時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據州吳興太守張嵊據郡自南

陵以上並各據守景制命所行唯吳郡以西南陵以北

六月殺景蕭正德於永福省封元羅為西秦王元景襲

為陳留王諸元子弟封王者十餘人

資治通鑑簡文大寶元年五月景以元思虔為東道

大行臺鎮錢塘

以柳仲禮為使持節大督都隷大丞相參戎事十一月

百濟使至見城邑丘墟號泣於端門外行路見者莫不

灑泣景聞大怒收小莊嚴寺禁不聽出入大寶元年正

月景矯詔自加班劍四十人給前後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從事中郎四人三月甲申景請簡文禊宴於樂游苑帳飲三日逆黨咸以妻子自隨皇太子以並下令馬射中者賞以金錢翼日向晨簡文還宮景拜伏苦請簡文不從及發景即與溧陽公主共據御牀南面與並坐

資治通鑑曰景納上女溧陽公主主有色景甚愛之羣臣文武列坐侍宴四月辛卯景又召簡文幸西州簡

丈御素輦侍衛四百餘人景衆數千浴鐵翼衛簡文至西州景等迎拜帝冠下屋白紗帽服白布裠襦景服紫紬褶上加金帶與其偽儀同陳慶索超世等西向坐溧陽公主與其母范淑妃東向坐帝聞絲竹悽然下泣景起謝曰陛下何不樂帝為强笑因曰丞相言索超世聞此以為何聲景曰臣且不知豈獨超世帝命景起舞景即下席應弦而歌帝顧命淑妃淑妃固辭乃止景又上禮遂逼帝起舞酒闌坐散帝抱景於牀曰我念丞相景

曰陛下如不念臣臣何至此帝索筌蹄曰我為公講命景離席使其唱經景問超世何經最小超世曰惟觀世音小景即唱爾時無盡意菩薩大帝笑夜乃罷時江南大飢江揚彌甚旱蝗相係年穀不登百姓流亡死者塗地父子攜手共入江湖或弟兄相要俱緣山岳文實行花皆罄草根木葉為之凋殘雖假命須臾亦終死山澤其絶粒久者鳥面鵠形俯伏牀帷不出牖戶莫不衣羅綺懷金玉交相枕藉待命聽終十里絶烟人跡罕見白

骨聚如丘隴焉而景虐放用形酷忍無道於石頭立大春碓有犯法者擣殺之又禁人偶語不許大酺有犯則刑及外族其官人任兼閫外者位必行臺入附凶徒者並稱開府其親寄隆重則號曰左右廂公勇力兼人名為庫真部督七月景又矯詔自進位相國封太山等二十郡為漢王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劒履上殿依漢蕭何故事十月景又矯詔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以起文呈簡文簡文大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

初武帝既崩景立簡文升重雲殿禮佛為盟曰臣乞自今兩無疑貳臣固不負陛下陛下亦不得負臣及南康王會理圖景景稍猜景丈謂簡文也欲誅之王偉因搆扇

資治通鑑曰景嬖溧陽公主妨于政事王偉屢諫景以告主主有惡言偉恐為所譏因勸景除帝遂懷逆謀矣二年正月景以王克為太宰宋子仙為太保元羅為太傅郭元建為太尉張化仁為司徒任約為

司空於慶爲太師紇奚斤爲太子太傅時靈護爲太子太保王偉爲尚書左僕射索超世爲右僕射跨水城築於大航名曰捍國四月景遣宋子仙襲陷郢州刺史方諸景乘勝西上號二十萬聯旗千里江左以來水軍之盛未有也孝元聞之謂御史中丞宗懍曰賊若分守巴陵鼓行西上荆郢殆危此上策也身頓長沙徇地零桂運糧以至洞庭非吾有此中策也擁衆江口連攻巴陵銳氣盡於堅城士卒飢於半菽此下策也吾安枕而臥

無所多覆及次巴陵王僧辯沈舟臥鼓若將已遁景遂圍城孝元遣平北將軍胡僧祐與居士陸法和大破之擒其將任約景乃夜遁還都左右有泣者景命斬之王僧辯乃東下自是衆軍所至皆捷先是景每出師戒諸將曰破城邑須淨殺卻使天下知吾威名故諸將以殺人為戲笑士民雖死不從之是月景廢簡文幽於永福省迎昭明太子嫡孫豫章王棟即皇帝位升太極前殿大赦改元天正初景既平建鄴便懷篡奪以四方須定

故未自立既而巴陵失律江郢喪師猛將外戮雄心內沮便欲速僭大號又王偉云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故景從之其太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還諫曰主上仁明何得廢之景曰王偉勸吾元建固陳不可也梁書載元建言四方之師所以不至正為二宮萬福若遂行弒逆結怨海內事機一去雖悔無及　資治通鑑曰吾挾天子令諸侯猶恐不濟無過廢之適以自危何安之有

景意遂回欲迎簡文復位以少帝為太孫王偉固執不可乃止景以衷太子妃賜郭元建元建曰豈有皇太子妃而降為人妾乎竟不與相見景司空劉神茂儀同尹思合劉歸義王曄等據東陽歸順十一月景矯少帝詔自加九錫漢國置丞相以下百官陳備物於庭忽有鳥似山鵲翔於冊書上赤足丹嘴都下左右所無所賊徒悉驚駭競射不能中

三國典畧曰景將拜受冊命夜有鵂鶹鳴於太極殿

上景深以為惡自控弦伺之
景又矯少帝詔追崇其祖為大將軍父為大丞相自加
冕十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
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儛八佾鍾虡宮懸之樂一
如舊儀尋又矯少帝詔禪位使偽太宰王克奉璽紱於
已先夕景宿大莊嚴寺即南郊柴燎於天升壇受禪大
風拔木而蓋盡偃文物並失舊儀既唱警蹕識者以為
名景而言警蹕非久祥也景聞惡之改為備蹕人又曰

備於此便畢矣有司乃奏改永蹕以轜車牀載鼓吹槖駞負犧牲輦上置筌蹄垂足坐焉

南史轜車牀作廣柳車又輦上置下無筌蹄二字語不明今依梁書補正

景所帶劍水精標無故墮落手自拾取甚惡之將登壇有兔前自而走俄失所在又白虹貫日三重日青無色將登太極殿醜徒數萬同共吹脣唱吼而上及升御牀牀足自陷大赦改元太始方饗羣臣中會起觸扆墜地

隋書五行志曰景升圜丘行不能正履識者知不免封少帝為淮陽王幽之改梁律為漢律改左民尚書為殿中尚書五兵尚書為七兵尚書直殿主帥為直寢景三公之官動置十數儀同尤多或匹馬孤行自執羈絏以宋子仙郭元建張化仁任約為佐命元功並加三公位王偉索超世為謀主於子悅彭儁主擊斷陳慶呂季略盧暉略於和史和安作爪牙尤為民毒其餘王伯醜任延和等復有數十人至梁人為景用盡心竭力者則

故將軍趙伯超前制局監姬石珍内監嚴亶邵陵王記室伏知命若太宰王克太傅元羅侍中殷不害太常姬弘正等雖官尊止從人望非腹心任也景祖名乙羽周及篡以周為廟諱故改周弘正石珍姓姬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登七世祖考故置七廟并請七世諱敕太常具祭禮景曰前世吾不復憶唯阿爺名標且在朔州伊那得來噉聞衆咸笑之景黨有知景祖名乙羽周者自外悉王偉制其名位以漢司徒侯霸

為始祖晉徵士侯瑾為七世祖尊祖周為大丞相父標為元皇帝時景修飾臺城及朱雀宣陽等門童謠曰的頭烏拂朱雀還與吳

三國典略曰景飾朱雀門有白頭烏萬餘集門樓故童謠云云

又曰脫青袍着芒屩荆州天子挺應著時都下王侯庶姓五等廟樹咸見殘毀唯文宣太后廟四周柏獨鬱茂及景簒僣南郊路偽都官尚書呂季略說景令伐此柏

立三橋始斫南面十餘株再宿悉生便長數丈時旣冬
月翠茂若春賊大驚惡之使悉斫殺識者以爲昔僵柳
起于上林乃表漢宣之興今廟樹重青必彰陝西之瑞
又景牀東邊香爐無故墮地景呼東西南北皆爲厢景
曰此東厢香爐邦忽下地議者以爲湘東軍下之徵景
二年謝荅仁攻東陽
資治通鑑曰謝荅仁攻神茂程靈洗張彪將勒兵救
之神茂欲專其功不許營于下淮或謂茂曰賊長於

野戰下淮地平四面受敵不如據七里瀨賊必不能

神進茂不從其徧裨多갋人不與同心别將王曅等

據外營降於荅仁劉歸義尹思合等棄城走神茂遂

孤危

劉神茂降送建康景為大計碓先截其足寸寸斬之至

首方止使衆觀以示威王僧辯軍至蕪湖城主張黑宵

遁

資治通鑑曰景懼下詔赦蕭繹王僧辯衆皆笑之

侯子鑒率步騎萬餘人度州并引水軍俱進僧辯逆擊大破之景聞大懼涕下覆面引衾臥良久方起歎曰咄叱咄叱誤殺乃公景初為丞相居西州將率謀臣朝必集行列門外謂之牙門以次引進賚以酒食言笑談論善惡必行及纂後恒坐内不出舊將稀見其面談有怨心是至登烽火樓望西師見一人以為十人大懼僧辯及諸將軍於石頭城步上連營立柵至落星墩景大恐遣掘王僧辯父墳剖棺焚其屍僧辯等進營石頭城北

景列陣挑戰

資治通鑑曰景棄矟執刀左右衛陣陣不動

僧辯大破之景既退敗不敢入宮歛其散兵屯闕下

資治通鑑曰景召王偉責之曰爾勸我為帝今日誤

我偉不能荅

將欲逃去王偉按劍攬轡諫曰自古豈有叛天子今宮

中衛士尚足一戰寧可便走景曰我在北戰抗賀拔勝

敗葛榮物名河朔與高王一羣人來南直渡大江取臺

城如反掌又攻邵陵王綸於北山破柳仲禮於南岸皆爾所親見今日之事恐是天亡爾好守城當復一決仰觀石闕逡巡歎息久之乃以皮囊盛二子桂馬鞍與其儀同田遷范希榮等百餘騎東奔王偉遂委臺城竄逸侯子鑒等奔廣德王克開臺城門引裴之橫入宫縱兵蹂掠是夜遣燼焚太極殿及東西堂延閣秘署皆盡羽儀輦路無遺王僧辯命武州刺史杜崱救火火滅僅武德五明重雲殿及門下中書尚書省得免僧辯迎簡文

梓宮升朝堂三軍縞素誦於哀次命侯瑱裴之横東追賊火僞神主於宣陽門作神主於太廟收圖書八萬卷歸江陵杜崱守臺城都下戶口百遺一二大航南岸極目無烟老小相扶競出纔渡淮王琳杜龕軍人掠之甚於寇賊號叫徹石頭僧辯謂爲有變亟登城問故亦不禁也衆以王師之酷甚於侯景君子是知僧辯不得終初景圍臺城授軍三十萬兵士望青袍則氣消膽奪及赤亭之役胡僧祐以羸卒一千破任約精兵二萬轉戰

而東前無橫陣既而侯瑱追及景景衆未陣皆舉幡乞降景不能制乃與腹心人數十單舸走推墮二子於水自滬瀆入海至胡豆洲前太子舍人羊鯤殺之送於王僧辯

鯤本傳作鵾叔景事詳見鵾傳

景長不滿七尺長上短下眉目疎秀廣顙高顴色赤少鬢𩕳眂屢顧聲散識者曰此謂豺狼之聲故能食人亦當為人食既南奔魏大將軍高澄命先剝景妻子面皮

以大鐵鑊盛油煎殺之女入宮為婢男三歲者並下蠶室後齊文宣夢獼猴坐御牀乃並煮景子於鑊其子在北者殲焉景性猜忍好殺戮恒以手刃為戲方食斬人於前言笑自若口不輟飡或先斷手足割舌劓鼻經日乃殺之自篡立後時着白紗帽而尚披青袍頭插象牙梳牀上常設胡牀及筌蹄著靴垂足坐或鼓戶限或走馬遨遊彈射鴉鳥自僭位王偉不許輕出鬱怏更成失志曰吾無事為帝與受擯不殊及聞義師轉近猜忌彌

深林前蔺鑄自遶然後見客每登武帝所常幸殿若有芒刺在身恒聞叱咄者又處宴居殿一夜驚起若有物扣其心自是凡武帝所常居處並不敢處多在昭陽殿廊下啟殿屋常有鵂鶹鳥鳴呼惡之每使人窮山野捕烏景所乘白馬每戰將勝輒躑躅嘶鳴意氣駿逸其有奔衂必低首不前及石頭之役精神沮喪臥不肯動景使左右拜請或加箠策終不肯進始景左足上有肉瘤狀似龜戰應克捷瘤則隱起分明如不勝瘤則低至敗

瘤則隱陷肉中天監中沙門釋寶誌曰掘尾狗子自發狂當死未死齧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起自汝陰死三湘又曰山家小兒果未臂太極殿前作虎視狗子景小字山家小兒猴狀景遂覆陷都邑毒害皇家起自懸瓠即昔之汝南巴陵有地名三湘景奔敗處景常謂人曰侯字人邊作主下作人此明是人主也臺城既陷武帝嘗語人曰侯景必得為帝但不久耳破侯景字成小人百日天子為帝當得百日案景以辛未年十一月十九

日篡位壬申年三月十九日敗揔得一百二十日而景以三月一日便往姑熟計在宮殿僅滿十旬先後言竟驗又大同中太醫令朱耽嘗直禁省無何夢犬羊各一在御坐覺而告人曰犬羊非佳物今據御坐將有變乎既而天子蒙塵景登正殿及將敗有僧通道人者意性若狂飲食嚵肉不異凡等世間遊行數十載姓名鄉里人莫能知初言隱伏久方驗人呼為闍梨景甚敬信之也

廣古今五行記曰揚州禾稻通多拾無數死魚首積
西明門外又拔青草荊棘植之市里及景渡江先屠
東門一城置頭於西明門外爲京觀井里荒蕪景又
惡通言說得失欲害而憚之乃遣將於子悅將武士
四人往候謂如預知則弗害不知則殺之子悅先入
通逆謂曰汝來殺我邪子悅拜云不敢馳報景景乃
已
景帝於後堂與其徒共射時僧通在坐奪景弓射景陽

山大呼云得奴方已景後晏集其黨又名僧通僧通取肉揾鹽以進景問曰好否景荅所恨大醎僧通曰不醎則爛及景誅僧辯截其二手送齊文宣而傳首江陵果以鹽五斗置腹送建康暴尸於市民爭取屠膾羮食皆盡溧陽公主亦預食焉

梁典畧曰并烹溧陽公主與此不同當從本史　愚問溧陽公主未知食景肉後嫁乎守乎獨念不更二夫爲閨閤常經而惟溧陽不更逆景愈醜更矣乎曰

亦不可簡文獄則主殉或曰彼唐程氏女其父兄死於盜掠已去已隱忍十餘年手刃盜而聞祭不聞殉者非與夫能仇於失身後則不嫁勝嫁自律何必死而不能復仇於辱身後則嫁與不嫁皆不可惟有死

噫溧陽安居此典畧所以有并烹溧者陽公主之說也

已焚骨揚灰曾羅其禍者以灰和酒飲之首至江陵考元命梟於三日煮而漆之以付武庫先是江陵人謠曰

苦竹町市南有好井荆州軍殺侯景及景首至孝元付
諮議參軍李季長宅宅東既苦竹町也既加鼎鑊即用
市南水景議同謝荅曰行臺趙伯超降於侯瑱生擒賊
行臺田遷儀同房世貴蔡壽樂領軍王伯醜凶黨悉平
斬房世於貴妃康市餘黨送江陵初郭元建以有禮於
皇太子妃將降侯子鑒曰此小惠也不足自全且我曹
梁仇讐何顔復見其主乎子鑒俱奔齊王偉潁川人父
畧仕魏為 許昌令偉學通周易雅高辭采仕魏為行臺

即景叛後高澄以書招之偉為景報澄書文甚美澄覽書曰誰作左右稱為偉文澄曰才如此何由不早使知邪偉既協謀其文檄並偉所製及行篡逆皆偉創謀也景敗與侯子鑒俱走相失潛逆草中直瀆戍主黃公喜擒送之見王僧辯長揖不拜執者促之曰偉各為人臣何事相敬僧辯謂曰卿為賊相不能死節而求活草間顛而不扶安用彼相譚曰廢興時也工拙在人向使侯帝早從偉言明公豈有今日之勢僧辯大笑意甚異之

命出以狗偉曰非及朝行八十里願借一驢代步僧辯曰汝方傳首萬里何十里哉偉笑曰乃吾心也前尚書左丞虞騭嘗見辱於偉遇而唾其面曰死鹵復能為惡手偉曰君不讀書不足與語騭慙而退及呂季略周石珍嚴亶俱送江陵偉尚望見全於獄為詩贈孝元下要人曰趙壹能為賦鄒陽解獻書何惜西江水不救轍中魚又上五百字詩於帝帝愛其才將捨之朝士多忌乃請曰前日偉作檄文有異辭句考元求而視之檄云項

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四海所歸

四海一作赤縣

帝大怒使以釘釘其舌於柱剜其腸顏色自若仇家臠其肉俛而視之至骨方刑之石珍及亶並裔三族

趙伯超父革初至建鄴王僧辯謂曰卿荷國恩重遂復同逆對曰當今禍福恩在明公僧辯又顧謝荅仁曰聞卿是侯景梟將根不與卿交兵荅仁曰公英武蓋世荅仁安能仰敵僧辯大笑荅仁以不失禮於簡文見宥伯

起及伏知命俱餓死江陵獄彭儁亦生獲破腹抽出其肝藏儁猶不死乃斬之也

留異東陽長山人世為郡著姓異善自居處言語醞藉為鄉里雄豪多聚惡少陵侮貧賤守宰皆患之仕梁為晋安安固二縣令侯景之亂還鄉里召募士卒太守沈巡授臺讓郡於異異使兄子超監知郡事率兵隨巡出都及城陷異隨梁臨城公大連大連委以軍事異性殘暴無遠略私樹威福衆並患之會景將宋子仙濟浙江

異奔還鄉里尋以衆降于仙子仙以爲鄉導令執大連邵陵王綸聞之曰姓作去留之留名作同異之異理當令同逆虜侯景署異爲東陽太守收其妻子爲質行臺劉神茂建義拒景異外同神茂而密契於景及神茂敗被景誅異獨護免景平後王僧辯使異慰勞東陽仍糾合鄉里保楊巖阻州郡憚焉魏克荆州王僧辯以異爲東陽太守陳文平定會稽異雖有糧饋而擁擅一郡威福在已紹泰二年以應接功除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以

陳文帝長女配異第三子貞臣即後封豐安公主者也陳永定三年徵異為南徐州刺史遷延不就文帝即位改授緡州刺史領東陽太守異頻遣長史王澌為使入朝澌每言朝廷虛弱異信之恒懷兩端與王琳潛通信使及琳敗帝遣左衛將軍沈恪代異為郡守實兵襲之異與恪戰敗成表啓遜謝時朝廷方事湘郢且羇縻之異知終見討乃使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備江路湘州平帝乃下詔揚其罪惡

陳書載詔曰異進謝群龍自躍於千里退懷首鼠恒持於百心賜以名爵敦以國姻仍望懷音猶能革面乃結附凶渠惟欣禍亂雖復遣家入質子陽之態轉道侍子還朝隗囂之心方識罪止異身餘無所問

使司空侯安都討之異與第二子忠臣奔陳寶應及寶應平并擒異送都斬建康市子姪並伏誅惟第三子貞臣以尚主獲免

陳寶應晉安侯官人世為閩中著姓父羽有才幹為郡

雄豪寶應反覆多變詐梁時晉安數反累殺郡將羽初並扇惑合成其事後復爲官軍鄉導破之一郡兵催於前已出侯景之亂晉安太守賓化侯蕭雲以郡讓羽羽年老但主郡事令寶應典兵時東境飢饉會稽尤甚死者十七八而晉安獨豐沃

陳書曰寶應自海道寇臨安永嘉會稽餘姚諸暨載粟貿易多改工帛子女其能致舟乘者並奔歸之

士衆强盛侯景平梁孝元因以羽爲晉安太守陳武輔

政羽請歸老求傳郡於寶應許之及受禪授閩州刺史
領會稽太守文帝嗣位加其父光祿大夫仍命宗正錄
其本系編為宗室寶應娶留異女為妻侯安都討異寶
應遣師助之又資周迪兵糧出寇臨川及都督章昭達
破迪帝因命討寶應詔宗正絕其屬籍寶應據安湖際
逆拒昭達昭達深溝高壘不與戰但命軍士伐木為簰
俟水盛乘流放之突其水柵仍水步薄之寶應衆潰執
送都斬建康市

論曰景侯起手邊服備嘗艱險自北而南多行狡算時江表之地不見干戈梁武以耄期之年溺情釋教外弛藩籬之固内絶防閑之心不備不虞難以為國加以姦回在側貨賄潛通景因機騁詐肆行矯慝王偉為其謀主飾以文辭武帝溺於知音惑兹邪説遂使乘桴直濟長江喪其天險楊旌指闕金墉亡其地利生靈塗炭宗社丘墟於是村屯塢壁之豪郡邑巖穴之長恣陵侮而為暴資剽掠以為雄陳武應期撫運戡定安輯留異不

顧婚姻陳寶應自絶屬籍雖逢興運未改迷塗志在亂常自致方殄宜矣

愚為之論曰南史所編賊臣傳一卷皆記叛逆之臣則内之與外何殊然誰為賊臣俾嚴斧鉞之誅陳霸先王僧辯以廢梁敬為辭而既篡復弑則賊矣獨蕭衍初意以南海置齊和猶善而卒聽沈約言以弑無有初心可原等賊也雖若輩不以賊臣幸乎嚴於臣而恕於君曰否否書廢書弑於史諱而予揭亦既凜

凛帝紀矣臣之周賊君而亦賊何窮焉或曰李延壽著南北史北北詳南略獨北史無賊臣傳何居曰是乃所以扶南而抗北也臣以其罪斯君正其名

南北史合注卷八十六